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6819  
7 November 198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84年10月22日

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  
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普通照会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佛得角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共和国、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向安全理事会主席致意，谨此转递关于东帝汶领土在印度尼西亚军事占领下的严重局势的下列文件，并请将这些文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

- (a) 关于到1984年7月为止东帝汶的军事局势的公报；
- (b) 关于该领土的粮食情况以及占领当局和占领军所犯暴行的报告；
- (c) 失踪监犯的名单。这只是一部分易于辨认的人的名单。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  
大使

埃利西奥·德菲格雷多（签名）

佛得角共和国常驻代表  
大使

科伦蒂诺·多斯·桑托斯（签名）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常驻代表

大使

伊纳西奥·塞梅多 ( 签名 )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

大使

曼努埃尔·多斯·桑托斯 ( 签名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

大使

若阿金·布兰科 ( 签名 )

附件一

##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

公报

占领军于去年9月开始的贝尼·摩达尼攻势到现在为止所取得的结果可以从印度尼西亚军队遭受挫折，雅加达无能为力实现其以战止战的企图看出来。雅加达将领们作了巨大而无能的努力，发动这一旨在消灭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攻势，出动了野马式和虎式攻击机、舰艇、大炮、迫击炮、直升机、火箭筒和火箭，加上二十个营，结果遭到游击队的顽强抵抗使占领部队不断受到重大损失，虏获大批军火弹药和印度尼西亚的军事设备。

游击队所采行动的规模充分证明东帝汶民族解放军的能力，尽管占领军屡次以消灭相威胁和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他们从来没有被吓倒。从俘获的印度尼西亚物资使东帝汶革命阵线有充分的供应，可以继续作战直到雅加达放弃其全然不尊重联合国决议的立场的那一天。东帝汶革命阵线并没有象贝尼·摩达尼所想象的那样转入被动防御。游击队除了在我们防区内军事行动期间天天战斗而外，还开始出击，Tutuala, Lospalos, Lore, Luro, Uato Korbau, Kelilai, Uato Lari, Vemasse, Laleia, Cribas, Natar Bora, Ainaro, Same, Alas, Soibada, Ossu, Laclubar 和 Turiskai 等地都是我们攻击的目标。

两架野马式和两架虎式飞机每天以机枪和炸弹攻击东帝汶革命阵线控制的区域，这不是对我们行动的报复，就是扩清阵地作他们部队推进的准备。迫击炮和大炮分驻在各村落和野地 (Lospalos, Luro, Uato Lari, Kelikai, Iliomar, Ossu, Vikeke, Laclubar, Same Alas, Turiskai, Manatuto, Mehara Sagadate and Naharecka), 日夜恐吓当地惊惶万状的平民。原有驻军约 15, 000人，现另增援五个营 (741

742、743，海军陆战队5和印尼陆军突击队一营）。可是，帝力和巴考的医院里却挤满印度尼西亚的伤兵，而且还不得不在巴考的凯白达多辟一块墓地。

接替 Purwanto 上校\*的那个人被认为是更加顽固和胆大妄为的。由于未能立刻消灭游击队，他不顾帝力天主教会的抗议，再次强行动员居民参加1、2月间发生的战斗。在战斗期间，这些居民因为没有口粮而挨饿，印度尼西亚士兵却得到直升飞机的补给；居民在此情况下困难重重，不断发出“抱怨”，但被迫继续进军。这种情况妨碍了战斗的继续，按照原定计划，战斗将在4月结束，达成彻底消灭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目标。但是，现又定出新的计划，打算在旱季（8月、9月、10月）动员14岁至60岁的居民。从6月底至7月中旬，Vemasse, Lalaeia, Manatuto 和 Lacio 的居民被迫参加了东帝汶中北部各区的战斗。30名居民在7月5日同游击队的对抗中死亡，因为占领军强迫居民前进，而他们自己却留在后面。占领当局对这一切并不满足，还征召 pemudas（学童），发给他们武器。

雅加达不允许独立的观察员进入东帝汶的行动就足以说明，它关于（东帝汶国内）“零星战斗”的说法是不真实的。由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断遭到阻挡并于最近受到驱逐，占领当局及其暗杀者部队便得以在东帝汶制造新的恐怖和犯罪气氛。任意监禁的事情仍在发生，夜间从监狱被提走或从家里被叫走的每个人都从此杳无踪迹。我们继续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士迫使雅加达放弃在其部队于战场遭受损失时向居民报复的作法，并允许人道主义组织进入东帝汶协助居民。傀儡“gubernur”（总督）Mario Carrascalao 已停止向帝力的挨饿居民发钱，以阻止他们“从此地购买芒果，到彼地销售”。他已经变得更加果断和富于进攻性，不再鼓吹他的“攻心”政策。他对那些仍旧相信他会发钱给人们为自己的子女购买食物的人叫嚷道：“既然印度尼西亚人死亡，你们也可以死亡！”

---

\* 前任印度尼西亚驻东帝汶军事指挥官。

东帝汶人民正在斗争，并且愿意作出自己的解放进程所需要的一切牺牲。东帝汶人民为消除外国占领而战，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游击队意识到并且更加坚定地承担自己的职责，即以武装斗争捍卫 Mau Bere 人民不可剥夺的自由选择自己前途的权利。

没有祖国，毋宁死亡！

抵抗就是胜利！

斗争正在东帝汶的村庄里和群山上继续！

东帝汶民族解放军总司令 1984年7月战斗期间于东帝汶

## 附件二

###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东帝汶革命阵线

#### ＝报告＝

#### 1. 以下概述居民情况

##### 营养状况十分悲惨。

**Tutuala 区：**Tutuala 村的五个部族除了一点木薯之外没有玉米，因为上一季没有种玉米。一些曾经从事渔业的人由于行动受限而无法前往海岸。在 Mehora、Poros 和 Porlamano，1982年生产的海菜已经吃完，现已没有任何食物。这三个地方的居民多次遭到敌人的报复。

**Lospalos 区：**Muapitine、Home、Ira LafenFuibro、Lusrail、Cepelata 和 Ira Hara（其中一些在 Lospalos 附近）的处境和 Tutuala 相同。人们生计非常艰难，因为他们不能离开村庄，到邻近平原的山坡上采摘椰果，也无法进行播种。邻近 Louro、Soro 和 Sorulua 的土地也没能播种，人们生计也很困难，但即是如此，他们在田地附近还可摘采椰果。

**Lore 区：**Maluro 和 Ili Lapa 勉强能以椰果补充他们所有的少许粮食。

**Moro 区：**处境稍好，但是 Maina I 和 II、Cerelau 和 Baduro 的田地只能生产长在地边的 cumbili（蔬菜）和椰果。

**Iliomar 区：**除了少量的玉米和 mandioc 菜园之外，人们以食 sagu（根）为生。

**Luro 区：**长期处于饥荒状态。过去红薯曾是主食；由于受到限制，今年未能种红薯。人们没有红薯吃。

**Laiasi 区：**玉米已告罄，人们以 mandioc 为主。mandioc 也因时间太久，已开始腐烂。

**Laga 区：** Laga 边缘地区的稻田属一些得宠者所有。这些人拥有水牛，那是从涉嫌支持东帝汶革命阵线的人没收来的水牛。虽有山脚的 mandioc 菜园和玉米，但是 Samalai、Saelari、Sagadate 和 Atebri 等村庄（集中在 Laga-Baguaia 路上）是以面包果为生。面包果的季节已过，由于前一季不准他们播种，菜园的蔬菜也即将告罄。

**Baguia 区：** 人们生计困难，红薯是主食，现在仅剩红薯叶，人们吃红薯叶充饥。在较近村中心的地方，土地的所有者也有 mandioc 。以前住在 Leguman 和山区的部落现在被集中在村子的周围。他们连 cumbili、sagu 或椰子果也吃不到，因为该地区没有这种东西。

**Kelikai 区：** 也长期遭受饥荒。没有玉米，气候不宜生长 mandioc ，红薯产量低。象前些年一样，人们本可以依野草、野果或椰果为生，但由于不准他们走出 Meku 以外或出村，只得吃番木瓜叶子或不熟的番木瓜。

**Uato Lari 区：** 在这里，不允许在 Vikeke-Uato-Lari 路以北地区播种，路以南地区的新菜园作物不足，是由于有许多限制使人不易去菜园。在许多地方（Uato-Lari、Ossu、Venilale、Seical、Rade Uma、Vemassee 和 Laleia），在准备不当的菜园里播种玉米又值季节已迟，播种上的本就极少，由于没有雨水，都旱死了。Kapuas、Maluro Komo、Meabuti、Be Bui 和 Lugaca 等地的人只能以田地附近生长的 cumbili、sagu 和 maek 充饥。由于人们不能向更远的地方迁徙，局势在即将来临的旱季几个月中将会更恶化。

**Ossu 和 Venilale 区：** 情况略胜 Kelikai 。尽管大部分人们由于在上一季里被禁止播种而挨饿，但仍可以吃 mandioc 。

**Baukau 区：** 从 Seical 到 Gari Uai ，从 Loilubo 到 Bukoli ，附近地区的人感到去自己的菜园也受着严格限制。已经没有玉米了，人们只得以菜园中还有的 mandioc 充饥，但以后的几个月里将更为困难。

**Vemassee 区：**海岸上仅有的少数稻田今年歉收。以前在内地生活的人们现在集中在村子附近，不断地为没有可以生产的土地而发生困难。由于在上一季没有播种，只能以 sagu 充饥。

**Vikeke 区：**在 Bua Norak、Be Loi、Bikaoin 和 Luca 等地，人们一天到晚只能以 sagu 磨粉果腹。从 Kraras 生还的人们集中在 Klaterek Mutiu，他们正在饿死，因为他们甚至没有刀子去采 sagu。

**Lacluta、Barike、Soibada 和 F. Berliu 各区：**播种面积已缩小，玉米已告罄。人们只能继续吃 1982 年生产的 mandioc。在这里，腐烂的 mandioc 使人中毒。

**Laleia 区：**Laleia 的情况也一直是土地问题和饥荒问题。人们艰难地在路北种了些玉米，但是在玉米穗还青的时候，占领当局“以安全为由”强迫人们砍倒玉米；砍倒的小玉米开始腐烂，人们只能到海岸上（总有部队押送）摘一些罗望子果和野菜叶子。一些人以前依赖打鱼和采盐，现在则由于受到限制不能继续。在村外两公里处就有许多野草，但人们甚至不准去采 maek 或 sagu。

**Laclubar 区：**红薯和 kortas（主食）不能解决饥饿问题，只能依靠 Uma Lima 和 Maubere 山坡上生长的 koto morek 充饥。当地人“没听说过”玉米。

**Alas 区：**生计困难，好几个月来人们不能去菜园，不得不让菜园里的少量玉米烂掉。

**Manatuto 区：**饥荒象以往一样是经常性的，稻田比以前还小，也不属人民所有。虽然还有一些小菜园，普通人民只能吃 sagu。

**Same 区：**Dare、Xipantiga、Rotuto、Seu Sate、Holaina 和 Gorotu 的田里完全不生东西，人民生计艰难。

无论在哪里，大部分人民没衣服穿。



2. 现在我们提供一些关于当局和占领部队暴行的材断

a. 东帝汶以外的新 atausos (监狱岛) 和新 Comarcas (监狱)

从1983年10月至今年5月, Garuda (印度尼西亚航空公司) 曾六次从帝力向巴厘、古邦和弗洛勒斯运送囚犯。 这些囚犯从离开帝力的监狱到进飞机期间, 以每两个人一组, 他们的大姆指都被绑在一起。 机场上的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情形; 住在DILI帝力的囚犯的家属获准可以与各自的丈夫或父子告别。 由于不可能说出所有的囚犯的名字, 我们只知道其中有 David Ximenes 和 Antonio da Piedade, 前者曾想当葡萄牙军队的军官, 自1980年6月起遭到监禁; 后者生于 Uaibota-Ossu, 是殖民时期的一个村长。

b. nangallas (反颠覆特别部队) 在 Mehara 做的一项不人道行为

1983年11月6日, Mehara 和 Tutuala 之间的路面上发生了战斗, 游击队击毁了一辆车辆并缴获了15件武器; 1983年11月20日, Tutuala 村遭到了一次袭击, 驻扎在该村的 nangallas 有七人伤亡, 这些事件发生以后, 嗜杀成性的占领者监禁了200多个来自 Mehara 和 Porlamano 的村民。 并把他们关在 Mehara 的两栋校舍里。 这些囚犯中男女老幼都有 (他们都是1983年8月参加武装抵抗的武装村民的家属)。 除了拷打和酷刑 (妇女还遭到电击, 并且有人用香烟烫她们的胸部和脸部, 谁也不准离开校舍五米以外。 由于没有厕所, 因此在白天不论男女都只能在空地上“方便” 在一边观看的 nangallas 用下流的语言嘲弄妇女, 如“妈妈, 你在干吗呀?” 夜里, 囚犯们被迫当着大家的面在大家都有的小桶里面“方便”。 食物由他们每一家出, 但也并不是一直都让他们的家人送食物饭。 因此, 这两栋校舍成了监狱, 囚犯们在那儿睡、在那儿吃、在那儿“方便”。 囚犯中有许多人失踪了, 我们将在下一封信中寄上这些人的名单。

c 另一桩同样不人道的报复行为

在 Kraras 起义之后，占领部队彻底摧毁了这个村子，屠杀了 200 多人，其中男女病幼都有。伤病员和小孩在房子里被烧死。人们没带衣服，也没带食物仓皇出走，他们想躲到 Bibileu 山里去避难。在猛烈的轰炸之后，占领部队抓了大约 500 人，并在 Be Tuku 河边将他们杀害了。由于不断的轰炸，对 Bibileu 山的长期包围和多次的“清扫”行动，剩下的人也被迫再次向敌人投降了。侵略者从他们身上夺走了他们留下的大刀小刀、长矛短矛。全部的人都被送到一个叫做 Klaterek Mutiu 的地方，不能割 Sagu 吃，也不能伐木造房子。要不是 Bikarin 人接济了幸存下来的 Kraras 人（他们以前属于 Bibileu 部落），他们早就饿死了。日日夜夜，不论男女都要“值班”，而在田地的中央驻扎着一个排的 nangallas，扬言如果东帝汶革命阵线进攻，就要把这些人杀光。

d 对人民的又一次报复行为。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所以我们只能举几桩很容易核实的事情。

1984年3月15、16、17日，在 Bou Meke, Kaibrek 和 Buburako 与（印度尼西亚的）Bat. 328 连连发生了几次冲突，在冲突中 A 连第三队的游击队给敌人造成了许多伤亡。Bat. 328 连在跨过 Ossoala 山向东行进的时候，还进了 Venilale 村人的菜园、抓了（在菜园里的）三个人并用机关枪把他们打死。这三个人是：Manuel, 38 岁；Francisco Loi, 27 岁；Isac de Sousa, 29 岁；他们分别生于都属于 Venilale 的 Fatu Lia, Builale 和 Uaioli, Isac 是 Venilale 的 hansips（地方警察）司令 Joaquim Sousa 的侄子，这件事发生在 1984 年 3 月 21 日。

在整个 5 月和 6 月上半月，741、742 和 743 营的新“猎狗们”剿杀了在 Matebian 以北活动的 Falintil 二分队的两个连。在 Kailoibere Bu'u Bere, Ate Ua, Isi, Ailemo Boroloi 和 Ulu Su 发生的战斗

造成了无数的伤亡、缴获了不少武器，但是6月25日发生的事可以说是一个报应，那天741营的一个连要穿过Venilale，去中部地区作战。在离Venilale不远的地方，Assalaitula河的左岸，一些村民在那儿有些稻田，侵略者抓住了Uai Oli的两个名叫Joao和Gaspar的人，并用机关枪把他们打死。Joao是DPR（印度尼西亚区议会）议员Aleixo Ximenes的堂兄弟。Aleixo Ximenes和Joaquins de Sousa在印度尼西亚占领东帝汶的时候曾享受过特权，他们虽然很气愤，但也不能怎么办。我们相信，虽然他们对自己亲属的死亡痛哭不已，但是他们不会对最终将要穿过东帝汶的“代表团们”说一个字。去年9月，游击队的Baha Sae的工事进行了袭击、缴获了5件武器、打死5人、打伤8人，此后，驻扎在当地的nangallas监禁了17人，把他们带到Vemasse，然后在那里杀害了他们。

1984年5月19日，在Baukau附近的Loi Borouai的战斗中，游击队缴获了印度尼西亚人在逃窜时留下的两盒弹药。

这件事后，占领当局监禁了23人，其中8人在夜里被领出监狱后就失踪了。他们的家属原来要给他们送饭，后来听说他们“现在在雅加达学习”；但那些可怜的人都是文盲！

同样，1984年5月14日，在Kairabela的战斗中游击队缴获了几件武器，其中包括“Galaxes”，并杀死了15名印度尼西亚士兵，后有30多人被监禁，其中有些人在Baukau失踪了。

这类事件在各地经常发生。我们只是想就这一地方的人都知道的几件事提供一些情况。我们将在下一个报告中提供其他地方发生的更多事件的情况。

附件三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 -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

停火破裂后, VIKKEKE 事件以来被拘禁和失踪者名单 (1983年)

注: 我们只列出较易辨认的人名, 未列入本名单的人大多数用茂比尔 (帝汶语) 名字。

- (1) **Teresa dos Anjos**, 40余岁, **Kraras** 村人。她于1984年8月11日被 **Vikeke** 的 **Kodim** 组织的人拘禁, 目前拘禁在 **Vikeke**。她曾受 **Kasi Satu** 残酷殴打。
- (2) 驻 **Vikeke** 的第745营兵士被派搜查整个 **Vikeke** 村, 逮捕了以下及其他人士:
  - **Abilio**, 31岁, 在 **Vikeke** 出生 (1983年8月20日);
  - **Marcelino Amaral**, 30岁, **Karau Balu** 人 (1983年8月21日);
  - **Abilio Amaral**, 26岁, **Karau Balu** 人 (1983年8月21日);
  - **Domingos Salsinha**, 33岁, **Uma Kik** 人 (1983年8月30日);
  - **Mario Pinto**, 30岁, **Balara Uain** 人 (1983年9月4日);
  - **Adelino**, 26岁, **Karau Balu** 人 (1983年9月7日);
  - **Alarico**, 50余岁, **Karau Balu** 人 (1983年9月8日);
  - **Guilhermino**, 30余岁, **Karau Balu** 人 (1983年9月13日);
  - **Jacinto**, 35岁, **Balara Uain** 人 (1983年9月13日);
  - **Duarte**, 31岁, **Balara Uain** 人 (1983年9月17日);
  - **Hermenegildo**, 25岁, **Karau Balu** 人 (1983年9月18日);
  - **Leonardo**, 27岁, **Karau Balu** 人 (1983年9月23日)。

他们在监禁期间都被人用枪托残暴地击打; 并受践踏; 在 **Kodim** 受审讯时也受了酷刑, 相信其中 **Domingos Salsinha**, **Mario Pinto**, **Guilhermino**, **Jacinto**, **Duarte**, **Hermenegildo**, **Leonardo** 等人已失踪, 余人继续被监禁。

(3) Kodim 的人员也没有停手，抓了：

- Aida dos Anjos , 16岁;
- Maria Odete, 16岁;
- Mariana , 17岁;
- Domingas, 20岁;
- Cipriana, 19岁;
- Siza, 18岁;

他们都是Vikeke村人，被抓到Kodim后，一直被监禁在那里。

(4) 驻Ossu 的 nangallas 把以下人士送到Vikeke村的 Kodim :

- Feliciano de Jesus , 29岁; 仍在狱中(1983年10月2日);
- Paulino da Silva , 30岁, 失踪(1983年10月2日);
- Celestino da Costa , 38岁, 遭受枪托残酷击打和殴打(1983年10月2日);
- Elias Guterres , 38岁, 遭毒打(1983年10月2日);
- Francisco Xavier , 30岁, 受电击酷刑(1983年10月4日);
- Filomeno da Costa, 22岁, 失踪(1983年10月4日);
- Agostinho Sarmiento , 20岁, 在Vikeke 村受酷刑, 失踪(1983年10月4日);
- Renugio da Silva , 26岁, 遭人以枪托重击, 并受殴打和践踏, 失踪,(1983年10月4日);
- Domingos Sina , 27岁, 受审讯后失踪(1983年10月4日);
- Domingos, 约40岁, 受毒打(1983年10月4日);
- Acacio Guterres , 24岁, 失踪(1983年10月6日);
- Clementino da Silva, 29岁;
- Feliciano do Anjos , 56岁;

- **Luis Soares** , 39岁;

(上面最后三人于1983年10月5日被当地的 **Koramil** 监禁, 受到枪托殴打和践踏, 目前仍被监禁在 **Vikeke** 村。

- **Cipriano Freitas** , 41岁, 被殴打流血, 目前仍被监禁(1983年10月10日)。

(5) 随着更多的人被监禁, 必然发生更多的酷刑和毒打。 驻 **Vikeke** 的第745排也不手软:

1983年10月13日监禁了以下及其他人士:

- **Armando Pinto** , 27岁;

- **Salvador Belo** , 30岁;

两人都在 **Kodim** 受毒打, 目前相信他们已经失踪。

1983年10月14日, 有以下及其他人士被监禁:

- **Anastacio Soares** , 23岁;

- **Raimundo Pereira** , 27岁, **Wai Nori** 人, 住在 **Vikeke** 村, 相信已失踪;

1983年11月10日, 49岁的 **Mariano Menezes** (生于 **Uato Lon**, 住在 **Vikeke** 村) 被抓到 **Kodim** 去, 受到毒打。 目前他仍被监禁。

(6) 由于 **Mario Menezes** 被监禁, **Vikeke** 村附近 **Beaso** 当地的 **Koramil** 于11月把以下人士送到 **Kodim** :

- **Afonso Monteiro** , 20岁;

- **Manuel Soares** , 27岁;

- **Jeremias da Costa** , 30岁;

- **Miguel Nogueira** , 29岁;

- **Antonio de Carralho** , 53岁;

以上各人皆出生于 **Lugaca(Mato Lari)**, 住在 **Beaso**。 他们都受到毒打, 导致另外26人被监禁。 其中10人相信已失踪, 余人仍被监禁。

(7) 除此以外，下列各人在9月被监禁，并送往 Dili：

- Francisco Ximenes, 天主教学校教员;
- Joao Bosco, 殖民地时期任旅游局司机;
- Fernando Gonzaga, 殖民地时期任教员;

Afonso da Costa Rangel 和 Domingos Pinto 皆属 Taibileu/Vikeke 族人，曾数次被监禁，停火实施后在 Dili 获释，1983年9月再次被监禁，目前相信已被送往印度尼西亚的新 Comarcas (监狱)。在他们之前所提到三人情况相同。

(8) 出生于 Venasse 的男护士 Augusto Gusmao 自1980年以来屡受迫害，数次被囚禁，并于1983年9月受毒打和酷刑。他于一周后获释，返回教团工作——更精确地说，是返回 Fatumaca 学校工作。1984年6月17日，他被叫到 Baukau 的 Kodim，受到毒打，于1984年6月19日获释。两天后，6月21日晚上，军方人员把他从家里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一些成员（经过一波一波的监禁、失踪和屠杀后还活著的）也有同样遭遇。

对于被认为有组织能力或搞秘密组织倾向的有文化的人（不论是否为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成员），他们使用的恐怖手段包括传讯、拘留审讯数日、释放、再传讯、威吓、再释放、再传讯、殴打、释放、再传讯、审讯、释放……如此循环不断。

以后我们将提供更多的资料。

在残暴镇压和恐怖狂潮下坚强不屈的东帝汶，  
武装抵抗第9年7月

Xanana

若泽·亚历山大·古斯芒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总司令)